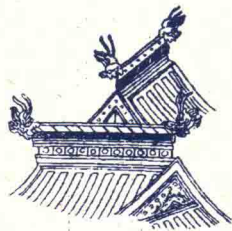


# 末代 紧皮手



紧皮——丝绸古道上祭祀土地的神秘仪式，  
唤醒的不仅是土地更是蠢蠢欲动的生命

李学辉 著

雷达 / 刘醒龙 / 施战军  
马步升 / 叶舟 / 章德宁  
等著名作家倾力推荐

入围《当代》最佳长篇小说  
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入围施耐庵文学奖

《芳草》女评委奖最佳叙事奖

敦煌文艺出版社

# 末代紧皮手

李学辉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代紧皮手 / 李学辉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468-1401-8

I. ①末…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4930号

### 末代紧皮手

李学辉 著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杨继军

助理编辑: 李恒敬

装帧设计: 锦秀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0931-8773259(编辑部)

0931-8773112 8773235(发行部)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125 插页1 字数 243千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468-1401-8

定价: 42.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 体会高妙：《末代紧皮手》阅读笔记

施战军

作家和一个不可能由别人来完成的隐形文本邂逅的情形，犹如一匹从荒沙中走来的红马一下子面对了广袤的草原。一定就像补丁遇到了紧皮手故事，暗喜和庆幸中带着对天赐的感恩和对表达的自信。

作者一定意识到了这个题材背后应有的承载量有多么巨大，也知道举重若轻的叙述对于这部小说该有多么重要，也一定感知到了土地上那已经失传的民俗生活但是并没有断根的文化心志。风物志搜集、实地考察、寻老采访等等成为案头资讯后，经过用心和用功，抹去本可凭空添加的传说与想象的痕迹，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的聪敏厚实的摹写。他让满满的占有变得确凿，努力处于有序叙事的状态，理得出内外逻辑，分得出轻重疏密，出得起气力，耗得起才华，最终让它水流云在一样的悠然自洽。

而从小说的时空大面上看，《末代紧皮手》似乎并无特别之处。

小说的时间设定在有“保甲长”但由家族掌控乡村的年代至书记掌权的1976年。这个历史段落太让我们眼熟了。20世

纪80年代至今，几乎所有带有历史与文化反思、重构意向的知名长篇小说，都以这个时间作为叙事重心的依托，最多往后回溯到清末，向前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延伸与回溯的部分往往都不成功。空间是西北乡村，这也司空见惯。西北乡村的自然条件往往与生存艰辛、生命禁忌同构出丰富的民间风俗，也就往往最能生出痛感与快感相伴的故事，苦难、动情、凶蛮、侠义，西部故事已经被过分的影像化和符号化。

这些已有的时空叙事经验，对这部小说来说，仅仅是参照物，或者说那些名作更像是《末代紧皮手》必然要写成的一个铺垫。《末代紧皮手》的重心不是写历史也不是写政治和文化，也不是写志怪游侠传奇，是写人和写风俗的合体，带着特定的乡间风俗文化和现代历史经历，是余土地的“说人不人，说神不神”的一生。

余大喜是在刚刚成人之际成为“余土地”的，在他后来的生活里，人们渐渐遗忘了他的本名，余土地死在1976年，这个“人神”的生命背后是对两种历史蒙昧的价值判断。一种是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大户氏族控制田地的年代和革命集体入主田地的年代，“人”和“神”始终是纠结着的，活着的土地爷，都是被以非人相待的对象，被伤害、被供养、被敬畏、被教育、被批判，总之是被动接受规训的“人”，但是无论面对混沌的生活观的诱导，还是领受被毋庸置疑的历史观改造，在余土地那里，都是要经过生活本分念头的过滤，因此，余土地的豁命舍身为神作法和在何菊花、王秋艳先后爱意的照顾下得过且过的态度，比历史本身更具有份理性的认知，历史与人的关系绕来绕去，人的恒常念想总是坚韧

地穿透历史，求变的历史的表层下总是结结实实地存留着未变的人心；二是对乡村自然史的价值辨认，在与历史发展的互映中，小说对自然史价值更为看重，同时对其中漠视人性的情状也并不回避，但是让主人公的人生史始终伴随着情事，而余土地的魅力来由，除了他少壮的体魄，更是“神魅”的象征。余土地被沉塘、被鞭打、被供奉、被隔离、被批判，也被尊重、被关爱。乡间风俗的积存，是自然生活秩序的需要，乡村权威掌控的仪式和评判里，托天道而成的规矩，渗透到伦理层级关系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固然包含指定的化身人选、有名的禁忌和莫名的敬畏。对余土地的敬畏，莫如说是对“先人”的敬畏。“先人”在场，风俗得行。

余土地作为末代“先人”，在小说结尾处作古，与其说余土地身上所负载的是一个活土地爷的最后的歷史，不如说是乡村由自然史主导的时代的终结过程。

《末代紧皮手》的整体艺术成就之高，是读过便知的。仅从几个小的层面上，即可获得这种印象——

人物或形象：余土地、何菊花和王秋艳自不必说，旧式人物从何三到瞎眼婆婆二奶奶、革命人物从何立民到袁支书，甚至出场不多的被麻雀吓死的民兵排长，甚至本来是作为情境写照的麻雀、雪花，都有鲜明立体的形象特质。

语风：乡间有乡间的调子，民间俚语的丰富转用是小说必然的选择，难得的是风霜雨雪、白天夜晚、种田嬉戏、说话动作，适量的方言让活生生的一切都带着动感；城中则有勾栏瓦肆说书人的传奇腔，比如写余大喜用嘴叼煤袋子的地方，有水浒好汉倒拔垂杨柳似的评话氛围。无论怎样严酷的

情境，都没有剥离乡村语体本身的多趣，像袁书记这样的革命干部也不外乎此，他感慨“右派”太多跟输液一样一滴一滴无穷期，他在村里挑样板戏演员的指示是“郭建光要高高大大，阿庆嫂要风风骚骚”。

细节：小说细节足，而且得当，每个细节都含着足够的信息量和喻体性，比如序曲中何三的手心出现的二十八代紧皮手，脚边不怕人的老鼠，对二十九代紧皮手进行激水仪式后成群投塘的麻雀等等，奇异又可信。小说里的细节非常坐实，无不来自沉到情境中的叙事和描写，紧皮手余大喜被关一整月的地方，从土地庙分上土地庙、下土地庙，到下土地庙包括南偏殿和北偏殿，北偏殿住紧皮手、南偏殿住着伺候紧皮手的看庙人，看庙人如何摆谱扬眉……“文革”时期村里放映电影与放松欲望的故事，许多名家都写过了，补丁的写法很特别，他没有按通常设计让一对男女将情欲进行到底，而是他把看电影的情形分季节来展现，春夏季节的念想从路上就开始热闹，直到女人被扯烂了裤子尖叫着跑出场子，“男人们则忙忙回头打听电影镜头前面的内容”；冬天，放电影成了任务，雪花飘飘中，只有放映员和大队干部，大队干部为放映机撑伞，他们看到的是雪花在光柱中的飞舞跳跃，光与雪形成一条雪河。对水在意，永远都是土地上的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不看电影的余土地向王秋艳打听电影名字，王秋艳的回答是“《沙家浜》。好多好多的水……”这份特别其实是因为尊重实情，尊重本性、肚皮、体面和天气，尊重乡村邪而不恶的作乐氛围的实际存在。

这部长篇的可说之处非常多，它又是不可随便说的。复

述故事则走失语味，分析结构则破坏情境，着眼叙述则忽视情致，谈论本能则遮盖本心。它的重要和特殊也来自这份高妙。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不要轻易地用已有的具有相似的历史跨度的名作来比附《末代紧皮手》，这部小说是“它自己”。那么，还是让我们好好读读原作，并见识一下我们还不够熟悉的小说高手吧——补丁，本名李学辉，甘肃凉州人。

序 001

## 第一章 前二十八代紧皮手卖土地的国王

国王 005

松武 009

八喜 012

福康 013

成义 020

## 第二章 国王在波利维的春夏秋冬

春 024

夏 030

秋 039

冬 043

## 第三章 国王

国王 052

福康 057

成义 060

# 目 录

|                    |     |
|--------------------|-----|
| 序 曲 .....          | 001 |
| 第一章 第二十九代紧皮手余土地的诞生 |     |
| 激水 .....           | 006 |
| 拍皮 .....           | 009 |
| 入庙 .....           | 012 |
| 挨鞭 .....           | 015 |
| 改名 .....           | 020 |
| 第二章 余土地在凉州城的春夏秋冬   |     |
| 春 .....            | 024 |
| 夏 .....            | 030 |
| 秋 .....            | 039 |
| 冬 .....            | 048 |
| 第三章 紧 皮            |     |
| 撮土 .....           | 052 |
| 请鞭 .....           | 057 |
| 紧皮 .....           | 066 |

#### 第四章 一九四九年凉州的一些事儿

|          |     |
|----------|-----|
| 避祸 ..... | 071 |
| 进城 ..... | 079 |
| 惆帐 ..... | 082 |
| 紧皮 ..... | 086 |

#### 第五章 大浪淘沙

|           |     |
|-----------|-----|
| 沉塘 .....  | 091 |
| 解押 .....  | 098 |
| 互助组 ..... | 103 |
| 紧皮 .....  | 107 |
| 棒槌 .....  | 110 |

#### 第六章 生龙活虎

|          |     |
|----------|-----|
| 婚事 ..... | 114 |
| 成分 ..... | 118 |
| 盯梢 ..... | 124 |
| 入社 ..... | 130 |

#### 第七章 公社是棵常青藤

|            |     |
|------------|-----|
| 麦秸 .....   | 135 |
| 大炼钢铁 ..... | 138 |
| 牛鬼蛇神 ..... | 142 |
| 席葬 .....   | 147 |
| 寻鞭 .....   | 153 |

## 第八章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               |     |
|---------------|-----|
| 怪病 .....      | 157 |
| 人参汤 鸡血针 ..... | 163 |
| 房顶广播 .....    | 170 |
| 五花八门 .....    | 178 |
| 人民公社一片红 ..... | 182 |

## 第九章 将斗争进行到底

|               |     |
|---------------|-----|
| 大麻叶儿麻又涩 ..... | 186 |
| 活人展览 .....    | 191 |
| 地道 .....      | 196 |
| “气球” .....    | 200 |
| 紧皮 .....      | 205 |

## 第十章 艳艳那个红日照四方

|           |     |
|-----------|-----|
| 深挖地 ..... | 211 |
| 护鞭 .....  | 219 |
| 擀面杖 ..... | 225 |
| 紧皮 .....  | 231 |

## 第十一章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               |     |
|---------------|-----|
| 看电影 .....     | 240 |
| 化装闹生产 .....   | 246 |
| 挣死麻雀未足奇 ..... | 251 |
| 紧皮 .....      | 256 |

## 第十二章 胡麻开花蓝茵茵

|                |     |
|----------------|-----|
| 寻宝 .....       | 262 |
| 小麦锈病 .....     | 267 |
| 剥毒根 .....      | 273 |
| 穿皮鞋 .....      | 280 |
|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 | 287 |
| 死人居民点 .....    | 299 |
| 遍地胡麻蓝煞人 .....  | 306 |

## 尾声 .....

|            |     |
|------------|-----|
| “尾声” ..... | 310 |
|------------|-----|

|          |     |
|----------|-----|
| 尾声 ..... | 310 |
|----------|-----|

|          |     |
|----------|-----|
| 尾声 ..... | 310 |
|----------|-----|

|          |     |
|----------|-----|
| 尾声 ..... | 310 |
|----------|-----|

|          |     |
|----------|-----|
| 尾声 ..... | 310 |
|----------|-----|

|          |     |
|----------|-----|
| 尾声 ..... | 310 |
|----------|-----|

|          |     |
|----------|-----|
| 尾声 ..... | 310 |
|----------|-----|

|          |     |
|----------|-----|
| 尾声 ..... | 310 |
|----------|-----|

## 序 曲

第二十八代紧皮手死了。

第二十八代紧皮手的死，让巴子营人的眼皮耷拉了下来。原本，巴子营人的目光是高远的，是投向了凉州城的。他们望着凉州城，望着从凉州城延伸出来通向巴子营的那条小路。现在，他们非常厌烦走在这条小路上的人，希望在第二十九代紧皮手选出来之前，其他人最好别在这条路上行走。他们紧绷着的皮肤总是在怪异地抽动，仿佛被紧皮手挥动的龙鞭抽打着。

这个初冬，巴子营人心绪难平。第二十八代紧皮手死得让巴子营人难以入眠，他们敲起了脸盆。嘭嘭的声音，首先从何家大院传出，而后各家各户都嘭嘭起来，惊得巴子营的狗闭了声，辨别着各类声音。

一个清凌凌的早晨，巴子营的首富何三出了门，后面跟着他的管家陈二。土地还未封冻。何三顺手抓了一把冷风，拍在脸上。

“东家，您又何苦呢？紧皮手也是人啊，该死的时候还得死。”何三紧一紧勒在腰间的毡毛绳，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喷嚏。薄薄的一层清霜禁不住风吹，软软地在地上晃动。何三用脚踢了踢清霜，清霜呻吟着挪了挪身子。他脱了鞋，眯着眼看了看鞋底，用手拂去了爬在鞋底上的几粒霜，叹了一口气。

气。作为第二十九代紧皮手的主选人，何三连连的喷嚏响彻在巴子营的上空。陈二闻到了喷嚏中的腥味和焦虑。

“东家，巴子营现有未婚男丁一百七十四个，符合紧皮手条件的只有十二个，有十一个不愿做紧皮手。他们说紧皮手尽管能受人供养，但不娶女人在世上走一遭，没意思。按一般的习俗，一个男人一辈子不尝尝女人的滋味，入不了祖坟，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啊！”

何三拉下帽子，陈二觉得东家的头发一如地上的清霜。何三几天内变白的头发，使陈二觉得自己的裤带也在蠢蠢欲动。他感到手心发痒，对着眼一看，手心里钻出的第二十八代紧皮手笑模笑样地和他对视，他抬起另一只手朝第二十八代紧皮手拍去，第二十八代紧皮手消失了。陈二在田地里狂奔起来。

何三吃了一惊，脱下左脚上的鞋，待陈二奔过来时，一把拽住了他，朝他头上拍了三鞋底。陈二哎哟一声，停住了脚步。

“转魂呢？好端端的乱跑啥？”

“第二十八代紧皮手在我手心里望我呢！”

“什么也没有，你自己惊吓自己呢。”何三看了一眼陈二的手掌说。

“您煞气重，他不敢惊吓您。”

“也难怪，这些地，不知挨过第二十八代紧皮手多少鞭子，他的魂在这里呢。你想，自从成了紧皮手，每年立冬后他都要把这些地抽过去，千鞭万脚印，灵验着呢。”

“东家，您说这紧皮手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呢？”

“活人死土地，人的灵魂总得有个寄托。土地爷是庙里的，紧皮手是人间的，驴靠棍棒马戴套，土地爷也得用笼头套着，他才好管土地呢。”

“不沾女人不洗澡，那土地爷不难受死。”

“越得不到的东西越使人珍惜，谁让土地爷的鸡巴是个泥棒棒呢。如果你再年轻几岁，不那么花心，你做紧皮手倒很合适。”

“东家开玩笑呢，那样重的鞭子，我抡几下就成一摊泥了。”

“也是，历代紧皮手寿命都不长，第二十八代紧皮手在去年紧皮后吐了三夜血，歇了大半年都没缓过劲来。”

“有些事还是弄不明白，这些地挨鞭子后真有那么灵验？”

“土地挨鞭神难受，马没笼头难拴呢。”

“这样说来，紧皮手就是土地爷的笼头？”

何三一笑，几口冷气灌进肚里。他望着自家大院升起的炊烟，鼻子有点发痒。

“说千道万，这些都是人的笼头。土地被拴住了，人也就拴住了。”

陈二叹口气：“黄河淹了我家的地，我逃难后，心里就没根了。我听说，巴子营有了紧皮手后，巴子营人就不敢糟蹋土地。”

“也不完全是，至少谁也不敢过分拿土地开玩笑，土地在，人不挪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炊烟不再上升，该到吃早饭的时候了，巴子营的清晨就这样过去了。一丝阳光一冒，何三拍打了几下身子，陈二也拍打了几下身子，两人便一前一后朝何家大院走去。

一阵油香味在巴子营散开后，各家各户都打开了院门，牲口们甩动着尾巴，在人的吆喝声中朝大杈河走去。每个赶牲口的人的胳膊上都挎着一只桶子。桶子是柳木做的，分量很足。

“你看，如果没有禁忌，东塘子里这会早就站满了牲口。”

“还是有规矩好啊。”陈二看着三三两两的牲口很有节奏地朝大杈河走着，感叹了一声。

“紧皮手就是巴子营土地的规矩，就是活着的土地神。”何三把手笼进了袖筒。

“东家，您这样说我就有点明白了。土地爷是泥的，人是肉的，有了这个规则，人就分不清泥的肉的了。怪不得大户们都争着当紧皮手的主选人，谁家争到，谁家就成土地爷的爷了。”

何三噉地叫了一声。赶牲口的人都远远地招呼起来：“三爷，早啊！”

“早。”何三抖抖袖子，朝众人笑笑。

“你说够紧皮手条件的是谁？”何三转过身子问陈二。

“余大喜。”陈二望了一下天。

“那娃子单根独苗，选他，余家不就断根了吗？”

“余家本身是外来户，承蒙东家收留了他，该是他报答东家的时候了。”

“报答不报答是另一码事，主要是紧皮手若在我手中断送，我就成了巴子营的罪人了。”

“余大喜父母已死，生活又无着落，当紧皮手对他来说也是好事。”

“就怕他过不了激水、拍皮、挨鞭的关啊。”

“过了是他的命，过不了也是他的命。东家，选紧皮手不能错过立冬后的第十日，要不然会坏规矩的。今年是闰年，时辰不好掌握。”

“闰年不闰事。余大喜呢？”

“昨日到凉州城去拉煤了。”

“你马上进城，去看住他。愣头小伙子，一旦和女人沾了边，就坏大事了。”

陈二应了一声。一只老鼠雍容典雅地踱到陈二的脚边，陈二抬脚踩去，老鼠窜了几步，望望陈二，不慌不忙地走了。

“老鼠一旦不怕人，天下的事就不好说了。”陈二摇摇头，转身离去。

进了大院，陈二从马圈里拉出大黑骡子。他把晾在半截墙上的褥子拉下来，搭在大黑骡子身上。

“陈叔，急慌慌地干啥去？”何三的姑娘何菊花刚从厕所出来，一见陈二，用手拉拉前襟，问道。

“到城里去找余大喜。”

“他今天也该回来了。”

“回来也得去找，东家有急事呢。”

“他又不是保长，有急事也轮不到他。”

陈二张张嘴，又合上。他一偏腿跨上了大黑骡子，朝何菊花挥挥手，一阵蹄声远去，骡蹄敲出的声音被隔在了何家大院外。

“什么事急的，连早饭都不吃？我爹和陈叔这一阵都像掉了魂似的。”何菊花捋了捋头发，揉揉眼，回房去了。